



诺兰却让智计变得险恶，让归程变成了赎罪的起点。

“奥德修斯的动机主要出于焦灼和内疚，尽管他也渴望保护他的男孩（汤姆·霍兰德擅长扮演这种 20 岁却长着 12 岁心智的无脑年轻人）”；“没有性爱场面，而且所有的食物看起来都很倒胃口”。

末了，威尔逊总结，奥德修斯之所以伟大，在于既是创造者也是破坏者，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，既渴望平凡家庭生活也追求辉煌、不朽的功业。优异的改编虽然并不需要机械地追随原作，但诺兰的奥德修斯失去了荷马赋予他的关键品质：一种能够不断转换身份、制造策略、在混乱世界中寻找生存道路的智慧。

除了威尔逊，学者帕拉莱希（Luis Parrales）也在《大西洋月刊》上直言，诺兰的《奥德赛》看起来更像《圣经》。另一批评论者则更进一步指出，诺兰居然让奥德修斯变成了苦行僧。在西方文艺史研究里，“希腊—罗马文明”和“希伯来—基督教文明”素来被视为两股互相拉扯、彼此交缠的源泉，前者偏向自然人性与现世欲望，后者讲究道德、救赎、克制与信仰。所以，无法苟同诺兰版《奥德赛》的“基督教化”，本质上是无法接受那份实难服众的“偷梁换柱”。

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原本是希腊城邦伊萨卡的国王，儿子特勒马科斯刚出生时，他就踏上了出征特洛伊的行程，岂料特洛伊之争持续十年、海上漂泊又十年，其归乡之途，串联起发生在地中海诸岛和古希腊神界的诸多趣事。荷马之原著物质纷繁、飘逸浪漫、昂扬明亮，政

斗部分亦扣人心弦，充分调动读者的感官，张扬了不屈的生命力。因此，正如威尔逊的一针见血，性爱和食物对《奥德赛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渴望、享受着性爱和食物，是日常的、人本的朴素欢愉，战火连天、命运无常，只要人类还在吃，还能燃烧激情、相拥而眠、共赏日出，就永远不会被打败。纵然死亡的阴影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但这一刻依旧有床榻和美酒，谁怕谁呢？

有局限，也有贡献

《希腊古典神话》里“各代人生”一节曰，众神创造的第一批人称作黄金的一代，应有尽有，无忧无虑；后来诸神用白银塑造了第二代人，逐渐出现“谿边”迹象；宙斯创造的第三代人是用青铜的一代，十分粗暴；第四代人的祖先们称作半人半神的英雄，因为陷入战争和重重矛盾而惨遭灭绝；第五代人是铁的一代，无法无天，彻底堕落。

沉浸于声光电“奇技淫巧”的诺兰酷爱抽象概念和叙事诡计，今次依旧没能挣脱依赖路径。他定下“xenia”（通常被理解为“宾客的友谊”或“客友制”，是某种客人即朋友的制度）为整部电影的主线，并将 xenia 上升至一个“基本法”——“宙斯的法律”，主人要待陌生人客气，陌生的客人也要尊重主人家庭的守则。若过分悖逆，或导致文明坍塌。而奥德修斯偏偏恰是亲手摧毁 xenia、开启“礼崩乐坏”时代的“头号老铁”（好比“铁的一代”之罪魁祸首），其苦大仇深的漫漫回家路，当然也就被赋予了强烈的反思与忏悔意味——他对仙侣卡吕普索讲述过去、对妻子珀涅罗珀抒发“lost（损坏/放逐/迷失）”的忧伤，状如一款禁欲、中产系的美国大兵向治疗师进行告解、向圣母寻求慰藉；雅典娜的反复现身也仿佛想象的产物，乃至足以被诠释为 PTSD 的心理投射。

奈何要看“被战争机器碾过，只能乘船远去”“车轮滚滚，太多人被动卷入，无能为力”，何必巧取豪夺